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禮記集說卷七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李璜

禮記集說卷七

元　陳澔　撰

樂記第十九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淸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比

字調去聲

呲至反樂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紓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

故形於聲者如此　愚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暴也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　噍音焦殺色介反樂音洛嘽昌展反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劉氏曰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政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行去聲　中去聲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　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劉氏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為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

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筭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也怗懘者敝敗也　怗音覘懘昌制切徵上聲

去上聲還音旋殺去聲　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宫亂則樂聲荒散是知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例推　陳氏曰五聲含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吕否則有臣陵君民過臣而謂之奪倫矣此却不比漢儒附會效法之言具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或樂聲奪倫即其國君臣民物必有不盡分之事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政通　陂音畀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慢字承上文

謂之慢而言比近也桑間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政散故民困其上民流故行其淫蕩之私也　張子曰鄭衛地濵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舉重而言也　比毗至切濮音卜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

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倫理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也　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應氏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　幾平聲好去聲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

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樂之隆盛不是為極聲音之美食饗禘祫之重禮不是為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本反始也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為尚俎以生魚為薦太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

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　朱子曰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解者以為三歎息非也　食音嗣越如字大音泰和好惡為並去聲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

亂之道也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為情也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醜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為主宰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為物役而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爪剛者決力强者奪此所以為大亂之道也　好惡知者之知並去聲樂音洛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

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為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為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為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衰音催安樂樂音洛食音嗣逸樂樂音洛別必列切冠去聲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

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文所以相資為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為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矣　應氏曰上言王道備言其為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　別必列切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為順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

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怨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

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即以為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為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也禮樂亦止是一理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亦非二物也善觀者既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為二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為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裼襲説見曲禮情謂理趣之深與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宣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若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綴音拙還音旋行音杭論去聲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

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静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别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静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矣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

所與民同也方氏曰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為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為行禮者也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此所與民同也　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主焉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則衆之所共知者也　論去聲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

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干戚之舞武舞也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故云非備樂也熟烹牲體而薦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故云非達禮也若奏樂而欲極其聲音之娛樂則樂極悲來故云樂極則憂行禮粗畧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儀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故云禮粗則偏矣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雖敦厚於樂而無樂極悲來之憂其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也辯音徧亨音烹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

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强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於禮敦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鬼所以斂其氣之屈伸陽而從天屈陰而從地也由是言之則聖人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且備可得而知矣官猶主也言天之生物地之成物各得其職也

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

者辨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神以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從地者斂其氣之屈而具於地蓋樂可以敦厚天地之和而發達乎陽之所生禮可以辨別天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　長上聲別必列切應去聲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此與易繫辭畧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也小者不可為大大者不可為小

故小大之殊取於陰陽動靜之常也此小大如論語小大由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如衣與旗常之章著為日月星辰之象也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於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　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劉氏曰此又申言禮者天地之序也天地萬物各有動靜之常大者有大動靜小者有小動靜則小大之事法之而久近之期殊矣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

之而與其禮矣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之歷數各有其序在地成形則山川人物之等倫各有其儀由此言之則禮者豈非天地之別乎 別必列切處上聲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劉氏曰此申言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為躋天地相蕩亦言其氣之播蕩也百化興焉所謂天地絪縕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 上上聲齊音躋煖音暄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

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朱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應氏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屈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太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著不動者藏諸用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之也以

上言成功之所合　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為乾此乾知太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為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　夫音扶上著直略切下著如字否備鄙切觀去聲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應氏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

舞列近而短處皆無義理　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為賞諸侯此行上二音杭下去聲綴音拙殺為並去聲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疏曰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德章明於天下也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樂名咸池言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為備具矣韶繼也者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者一旦之氣候教重而事輕故以寒暑喻教而

以風雨喻事也然則先王之制禮樂事皆有教是法天地之道以為治於天下也施於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行去聲分去聲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賔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一獻之禮士之饗禮惟一獻也綴止也大事死喪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對大事而言則大事為禍矣哀樂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哀過樂矣此章言禮處多而末亦云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應氏本漢志俗下增易字音以豉反　疏曰按今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　綴音拙以樂哀樂所樂音洛分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去聲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劉氏曰此申言篇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一條之義民心無常而喜怒哀樂之情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然後其心術形於聲音矣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也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枯殺減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作樂而有急微噍殺之音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　應去

聲噍音焦殺思並去聲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略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此等音作則其民心之安樂可知矣　嘽昌展切易去聲樂音洛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粗厲粗疏嚴厲也猛盛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猛起奮末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賁憤也廣憤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剛毅賁扶粉切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廉有稜隅也勁堅強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

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此等音作則知其民之慈愛肉而救切好去聲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此是其喜心感者而其聲然也故聞此音之作則其民之淫亂可知矣　辟音僻狄音逖分去聲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

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本之情性即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知信之德也言聖人之作樂本於人心七情所感之音而稽考於五聲十二律之度數而制之以清濁高下尊卑隆殺之節而各得其宜然後用之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剛者之氣不至於怒柔者之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暢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言聖人始因人情而作樂有度數禮義之詳而以之和天地之氣平天下之

情及天氣人情感而太和焉則樂無怗懘之音矣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為君宮亂則荒之類故曰以象事行也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與矣此古有是言記者引以為證　道去聲之行行去聲省悉井切稱去聲比毗至切事行行如字見音現樂音洛殺去聲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

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擾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也此三句皆以喻世道衰亂上下無常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也樂淫故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若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禮慝故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若正禮則莊敬而有節知反而報本也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淫樂慝禮大則使人容為姦宄小則使人思為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滅敗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也感或作慼慼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　長上聲樂而樂音洛

凡姦聲

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疏曰倡和有應者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　應氏曰聲感於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耳　分去聲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

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行去聲比毗至反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

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大章之章咸池之備韶之繼皆聖人極至之德發於樂者其輝光猶若可見也書言光被四表光天之下皆所謂至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小大終始即前章小大之稱終始之序也迭相為經即前篇還相為宮之說也　疏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　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　應氏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一度行之而至

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還音旋倡和和去聲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蕩蕩小人徇欲忘道故長戚戚樂者之樂如字餘並音洛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承上文而言所以君子復情和志以修其身廣樂成教以治乎民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鄉去聲德者性之端也樂者

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石梁王氏曰註以志聲容三者為本非也德有心為本性又德之本然後詩歌舞三者出焉

劉氏曰性之端和順積中者也德之華英華發外者也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詩成而咏歌其聲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為樂可以矯偽為之乎樂者

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動其本心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節奏則樂飾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故曰先鼓以警戒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故曰三步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

飭歸者復擊鐃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拔如拔來赴往之拔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也是故君子以之為已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故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之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此章諸家皆以為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愚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　見音現拔蒲末切　好去聲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文蔚問如何是章德　朱子曰和順積諸中

英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内之德　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爲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朴爲事故禮主於報舜生於絡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生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　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荅之文反復而還於内故曰報韶濩夏武皆章徳而尊和祭享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　施去聲樂其樂音洛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天子賜車則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

輅也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寶龜則以青黑為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此明報禮之事　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　緣去聲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禮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然既發於聲音而為樂則其哀樂一定而不可變矣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也然既著之節文而為禮則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

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朱子曰偵依象也　劉氏曰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偽生禮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偽者修為之當然故曰經愚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也　去上聲偵音負離去聲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天子之

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為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訢與欣同訢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是煦嫗覆育萬物也屈生曰勾謂勾曲而生者也角之無觡者曰觡觡謂角外皮之滑澤者蟄藏之蟲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曰昭蘇也嫗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妊孕而育子也殰未及生而胎敗也殈裂也凡物皆得自生自育而無所害者是皆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耳　訢音欣煦吁句切嫗於句切覆去聲區音勾觡音格伏扶又切鬻音育殰音瀆殈吁闃切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

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禮樂之事有道有器前經皆言禮樂之道此以器言謂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干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為主故兼用殷禮也北面位之卑也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也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祝習於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此　石梁王氏曰德成而上註云德三德也漢儒訓解每以三德為德　行去聲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

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厭之故惟恐卧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

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文謂鼓也武謂金鐃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亂者卒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於此而語樂是道古樂之正也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則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矣　方氏曰鼓聲為陽故謂之文鐃聲為陰故謂之武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相去聲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姦聲以濫即前章所謂淫濫之音謂姦邪之聲侵濫不正也溺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狄成之音謂其聲泆淫之久也及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如獼猴之狀閒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雖終無可言者況可與之言古道乎獶與猱同　儒儒同獶乃刀切行音杭閒去聲復扶又切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

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也書言亳有祥大當大化之均調也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是一句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為三綱六紀之目也綱維網大繩紀附綱小繩綱目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

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葢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静也德音名譽也俾當依詩作比子夏引詩以證德音之說　嚴氏曰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類者明之克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離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當去聲爽丑刃切莫音默王去聲俾讀為比皮乂切祉音恥施音異長上聲比去聲從七容切中去聲　今君之

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溺音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謂泛及非巳之色也燕者晏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較深煩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　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音僻喬音驕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言溺音害德祭祀弗用故引之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

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　好惡易並去聲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鞉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旁耳自擊椌楬柷敔也壎六孔燒土為之篪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鐘磬竽瑟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此則宗廟之樂也酳說見前篇有事於

宗廟則有獻酬酳酢之禮也宗廟朝廷無非禮樂之用所以貴賤之官序長幼之尊卑自今日而垂之後世也

椌音腔坊本音椌又音空楬丘入切壎音喧坊本音宣篪音池長上聲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鏗然有聲號令之象也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橫古曠切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舊說磬讀為罄上聲謂其聲音罄罄然所以為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封疆之臣致守於彼此之限而能致死於患難之中故君子聞聲而知所思也　磬上聲別必列切難去聲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

之臣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為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淒切有廉制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士無故不去琴瑟有以也夫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舊說濫為擥聚之義故可以會可以聚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眾者非謂聚斂之臣也　劉氏曰竹聲汎濫汎汎則廣及於眾而眾必歸之故以立會聚而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眾之臣也　濫上聲畜敕六切擥覽同斂去聲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讙謂讙囂也其聲諠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前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

而言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主將也彼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　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然木以擊鼓而匏亦在竽笙之中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賓牟姓賈名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詠歎長聲而歎也淫液聲音之連延流液不絕之貌逮及也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

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貫言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也憲讀為軒輊之軒貫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荅亦非也　憲音軒召音邵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句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貫言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貫又言此與樂之官失其相

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其言而謂其言與萇弘相似也一說商聲為殺伐之聲淫謂商聲之長也若是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　唯上聲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免席避席

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

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 語去聲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 陳氏曰樂終而德尊也 召音邵綴音拙下同

夾

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駟讀為四伐如泰誓四伐五伐之伐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於中國也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但舊註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四伐或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為早成也舞者久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分去聲行音杭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

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反讀為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即至紂都也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叙黄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行商容即書所謂式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一說謂罷其征役倍祿祿薄者倍增之也　女音汝反音及行去聲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

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為鍵鎖也櫜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櫜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為諸侯賞其功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復扶又切衅許靳切將去聲建上聲櫜音高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之射歌貍首之詩以為節右西學在西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為節也貫穿也革

甲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主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為矣裨冕見曾子問搢插也說劍解去其佩劍也　左射右射射音石說音脫朝音潮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冕而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盾也餘說各見前篇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　食音嗣更平聲大音泰弟音悌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

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子諒從朱子說讀為慈良樂之感化人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　朱子曰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　易去聲則樂樂則之樂音洛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著誠去偽之心不可少有間斷　樂音洛易去聲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

故德煇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動於内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不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以煇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禮君子極致禮樂之道其於治天下乎何有　易去聲錯音措中去聲治平聲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

也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為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强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為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為文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日莫人倦而齊莊正齊此則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柷止之以敔此皆反而抑之者也減而不進則幾於息矣故銷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其易偏故禮則有報樂則有反禮有報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資於禮也　劉氏曰禮之儀動於外必謙卑退讓以自牧故主於減殺樂之德動於中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故主於盈盛蓋樂由陽來故盈禮自陰作故減也然禮之體雖主於退讓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以進為文也樂之體雖主於充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

節故以反為文也禮若過於退讓而不進則威儀銷沮必有禮勝則離之失樂過於盛滿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必有和以為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為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於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合其事理之宜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報如字則樂樂音洛强上聲莫音暮齊莊齋音齋易殺並去聲從七容切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　劉氏曰人情有所樂而發於詠歌詠歌之不足而不知手舞足蹈則性情之變盡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於中者不能不形於外而為歌舞形於歌舞而不為文辭以道之於禮義則必流於荒亂矣先王恥其然故制為雅頌之聲詩以道迪之使其聲音足以為

娛樂而不至於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為講明而不至於息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辟之心邪僻之氣得接於吾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樂者立樂樂如字餘音洛耐音能道論並去聲肉而救切徵上聲殺去聲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

一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疎至衆者葢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　劉氏曰作樂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雅或頌或喜或敬或愛各從一體以定其調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以飾其節　故聽其奏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　長上聲比音避

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所以防範人心者在是曰莊曰正曰齊曰紀皆言禮之節樂　要平聲行音杭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儕音柴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

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樂師名乙各有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性使合於宜也有此德而宜此歌是正直已身而敷陳其德也故曰直已而陳德動已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有四者之應　方氏曰肆寬大而舒緩也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為剛斷齊音柔緩故性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於柔遜蓋各濟其所偏而融會之於平和之地也　好去聲斷丁玩切應去聲與去聲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

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疏曰宋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　識音志下同斷丁玩切下同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上如抗下如隊言歌聲之髙者如抗舉其下者如隊墜也槀木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端正也長言之所謂歌永言也　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没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没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

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隊音墜中去聲說音悅思去聲

雜記上第二十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館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道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綏讀為緌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耳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令轂上狹止容一人　乘去聲綏而追切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輤載柩之車上覆飾也輤象宮室舊說輤用染赤色以蒨而名裧者輤之四旁所垂下者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為屋者用素

錦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至於廟門不也　輤蒨並音倩裧尺占切覆芳又切

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牆謂不

拆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輤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輤也故脫之　說音脫下節同　大

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布輤以白布為輤也輲讀為輇音與船同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有輻者别用木以為輻也無輻者合

大木為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輇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輤則惟尸在輇車上耳故云載以輇車凡死於

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遠去聲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士卑故質略如此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君與夫人訃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者凶事不敢直指君身也　長上聲大音泰適音的下節同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

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為至言為訃而至此也　適並音敵實音至好為並去聲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

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墍　劉氏曰鄭云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

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居廬也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

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為其為去聲下二節倣此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大夫適子雖未為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為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為士者也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説之詳矣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

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大夫庶子若為大夫可以大夫之喪服喪其親然其行位之處則與適子之未為大夫者相齒列

疏曰此庶子雖為大夫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為主也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　下為去聲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者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深衣前當胷之上布帶以布為帶也因喪屨因喪服之繩屨也蕤與緌同古者緇布冠無緌後代加蕤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為卜故用半吉半凶之

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為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為視朔之服也　衰音催縗而追切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筮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為純緣占者審卦文吉凶之人也朝服卑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　朝音潮純音准緣去聲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進也駕車之馬每車二匹按既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馬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為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賵於方方版也謂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

之禮與士同遺去聲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宗人小宗人即大宗伯小宗伯也伯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　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相去聲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復辟見前褒衣者始命為諸侯之衣及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也兼用褒衣及冕服爵弁之服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狄當為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搖翟之形以為文章因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搖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為裏即今之白絹也　按內司服六服者褘衣揄狄闕狄鞠衣

展衣褖衣也　儀禮註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　税讀為褖音彖褕音揺緣去聲禪音丹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內子卿之適妻也其服用鞠衣此衣蓋始命為內子時所褒賜者故云鞠衣褒衣也亦以素沙為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襢周禮作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褖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兼用褖衣也復西上者復之人數多寡各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下三命則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左為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尊者立於左　襢之彥切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

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　揄音搖絞音爻屬音燭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附讀為祔祖為士孫為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故曰大夫祔於士若祖為大夫孫為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為大夫者惟得祔祭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故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若祖之兄弟無為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之為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之為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義同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公子附於公子疏曰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大音泰傳去聲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大功之服為殤者凡九條其長

殤皆九月中殤皆七月皆降服也又有降服者六條正服者五條正服不降者三條義服者二條皆九月詳見儀禮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絰易去練服之葛絰也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緦屨耳　為去聲長上聲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為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已是曽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曽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

祖廟故曾祖之適孫為之立壇而祔之若已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祔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其甫者為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

衰音催著入聲適音的為去聲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兄弟異居而訃至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　散上聲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若聞訃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

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絰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

君不撫僕妾

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略於賤也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　為去聲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　上上聲

適兄

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適如字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為之畢虞祔之祭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疏曰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殺去聲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絰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與去聲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

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緦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於緦麻兄弟無服 疏曰若已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素裳而首弁絰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 為去聲長上聲厭入聲處上聲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為去聲稽上聲下並同并去聲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贈謂人以物來贈已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一說贈謂以物送別死者即既夕禮所云贈用制幣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

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已本是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為他國大夫之臣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已不反服以仕於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之臣今去而仕為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若反服卑君則為新君之恥矣故亦不反服若新君與舊君等乃為舊君服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

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冠之武而垂下為纓故云喪冠條屬屬猶著也言著於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玉藻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襵縫向左左為陽吉也凶冠則襵縫向右右為陰凶也小功緦麻之服輕故襵縫向左而同於吉　屬音燭下同別必列切著入聲

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緦服之纓其麤

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為纓之布則加以灰澡治之耳故曰緦冠澡纓繰讀為澡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繰音早散上聲朝音潮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句錫也

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為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為緦服緦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繰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緦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終幅緦之縷細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疏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朝音潮去上聲易去聲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為次侯伯以毳冕為次子男以絺冕為次先路正路也褒衣說見前章相襚

不可用已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爲正也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遣車說見檀弓

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麤布為輤輤蓋也四面有物以鄣蔽之章與鄣同四隅椁之四角也粻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為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　遣章並去聲粻音張乘去聲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為吉祭故祝辭稱孝子或孝孫自虞以前為凶祭故稱哀端正也端衰喪服上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喪衣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胷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惡

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　衰音催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后緌　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不緌然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之冠則此不緌者謂大夫士也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緌故云委武玄縞而后緌也　大音泰坊本如字卷上聲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冕絺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於廟也冠玄冠也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己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為可以弁而祭於己然親迎之弁暫焉攝用耳

祭有常禮不可素也迎去聲少去聲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暢鬱鬯也椈柏也擣鬱鬯者以柏木為臼梧木為杵柏香芳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枇升之以入鼎又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枇亦必然也椈音菊枇音匕長去聲下同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與繂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繂者但繝帛邊而熨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率音律著入聲殺去聲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米為醴也甕甒皆瓦器甕盛醯醢甒盛醴酒筲竹器以盛黍稷衡讀為桁以木為之

所以庋舉甕甒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甕甒筲衡實於見之外椁之內而后折入者折形如牀而無足木為之直者三橫者五窆事畢而後加之壙土以承抗席也甒音武筲思交切衡音杭見音諫閒平聲盛平聲　重既虞而埋之重説見檀弓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重平聲　凡夫人從其夫之爵位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為等降無異禮也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禮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若士於大夫當事而大夫至則亦出拜之也　斂去聲下並同辯音徧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朝夕之閒孝子欲見殯故哭則褰舉其帷哭畢仍埀下之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

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此謂君來弔臣之喪而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既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廟門之西偏也自內出則右在西孝子既拜君從位而立故於門內西偏北面而哭踊為禮也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不敢必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還喪所即設奠以告死者使知君之來弔也一說此謂在廟載柩車之時奠謂反設祖奠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也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為之著也稅衣黑色纁絳色帛袡裳下緣也繭衣褻故用褖衣為表合為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第二稱也賀氏云衣裳並用素為之皮弁一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稱也其服玄

衣而纁裳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袡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　稅音彖袡而占切著上聲緣去聲稱去聲刺音戚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說見曾子問使去聲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之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既小斂五也小斂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斂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明日之朝及小斂四也小斂之明日大斂五也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者始死一也小斂時二也大斂時三也凡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

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為三踊之限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之上

卑者以卑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故上服親身褒衣最外尊顯之也褒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朝之服也纁裳爵弁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為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玄冕見上章褒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為結束此帶則素為之而飾以朱綠之采也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

此帶即上章所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者是也　卷音衮朝音潮齊音齋重平聲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疏曰環經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經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去上聲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主人雖先巳鋪席布絞紟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為斂事蓋榮君之至而舉其禮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贈以物送別死者於椁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為制今魯人雖用玄與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譏之幅之度二尺二寸　廣長並去聲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

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悶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　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缺　相去聲下並同使去聲

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含玉之形制如璧舊註云分寸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鄰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文弔者為正使此含者乃其介耳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也疏云宰謂上卿夫字衍　含去聲著入聲

禭者曰寡君使某禭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禭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禭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禭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此言列國致禭之禮衣服曰禭委于殯東卽委壁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禭者旣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霤而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禭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

致五服皆畢襚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襚者之西面焉　要平聲朝音潮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其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此言列國致賵之禮車馬曰賵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輈車之輈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也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畢賵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後賵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又按覲禮車在西統於賔也既夕禮車以西為上者為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為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

主人故車在東也　陸氏曰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其字有者非　賵芳鳳切乘去聲從去聲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于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　鄉去聲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宰舉以東之下　屬音燭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

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踴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

使也弔含襚賵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也臨如字相去聲綍音弗使去聲拾其劫切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此是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章

紞音丈紟其鴆切馮音憑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終夜燎謂遷柩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柩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沒猶終也除也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是未沒父喪也又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事畢即服喪母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為吉未葬為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 父喪喪母喪去聲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

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輕重雖殊而除喪之服不廢者篤親愛之義也若遭君喪則不得自除私服曾子問言之矣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顈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經易要之麻經也顈草名無葛之鄉以顈代　顈犬迥切要平聲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孫之祔祖禮所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亦必祔於祖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謂父母喪未葬也外喪兄弟之喪在遠者也哭不於殯宮而於他室明非哭殯也入奠者哭之明日之朝著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宮奠畢而出乃脫已本喪服著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昨日他室所

哭之位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之即哭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即位之禮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視濯監視器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於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俟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與去聲下節同監平聲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既受宿戒必與公家之祭以期以下之喪服輕故也如同

宮則次於異宮者謂此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可同處也　鄭氏曰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篇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　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適有兄弟之喪則待殯訖乃祭然此死者乃是異宮之兄弟耳若是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葬後乃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　傳為並去聲

祭主人之升降

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栗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威儀也燕禮云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時而行父母祥祭則與執事者亦皆散等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至齒為嚌入口為啐主人之酢嚌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啐之謂祭末受獻之時則啐之也嚌才細切啐七内切長上聲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侍祭喪謂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禮者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

食之也若吉祭賓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欲其必誠必信故曰敬為上子游言喪致乎哀而止先儒謂而止二字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此言哀次之可見矣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曰瘠為下也齊斬之服固有重輕稱其情稱其服則中於禮矣稱並去聲勝平聲中去聲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為他事所奪廢要使各得盡

其禮耳　疏曰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為去聲要平聲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與懈同倦也或讀如本字謂寢不脫絰帶也憂謂憂戚憔悴　少去聲解音懈期音基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言自言已事也語為人論說也倚廬及堊室說見前篇時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而入見母也非此則不入中門　見音現為論並去聲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

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　疏平聲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哀戚輕重之殤服皆降而哀之如成人等各有所比以本親重故也　長上聲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氏曰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殺去聲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之比兄弟之喪然於酒肴之珍醇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　見音現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

行之是也　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為之瞿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之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偽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　瞿九遇切為去聲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大祥也　疏曰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為期謂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祭期也朝服謂主人著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祭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又曰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陸氏曰綅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綅　朝音潮著入聲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疏曰既祥謂大

祥後有來弔者雖不當縞謂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也必縞然後反服者主人必須著此祥服縞冠以受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疏曰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蓋斂竟時也雖當主人踊時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此大夫反還也改更也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袒之衣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為之成踊也　更平聲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

卒 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祔廟也 少去聲大音泰犆音特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句 弟曰伯子某 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父則祝辭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孫則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則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助語之辭妻卑故爾若弟為兄則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 并為並去聲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輪人作車輪之人關穿也輠迴也謂以其衰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朝音潮輠胡罪切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飯含也大夫以上貴使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以巾

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含玉得以入口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無憎穢之心故不以巾覆面公羊賈士也而鑿以飯是憎穢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所由也　飯上聲含去聲章內並同為覆並去聲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冒說見玉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　后字衍　下衣去聲著入聲見為惡並去聲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設遣奠訖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于壙中或人疑此禮謂如君子食於他人家食畢而又包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曾子告以大饗之禮畢卷俎内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之　夫平聲遣去聲與平聲卷上聲重平聲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此上有闕文言非為其有喪而問遺之與賜予之與問敵者之禮賜尊上之命　為去聲與平聲遺去聲予上聲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后拜也吉拜拜而后稽顙也今按檀弓鄭註以拜而后稽顙為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為周之喪拜疏云鄭知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但殷之喪拜自斬衰至緦麻皆拜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制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

下乃作般之喪拜此章疏義與檀弓疏互看乃得其詳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喪大記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云衰絰而受雖受而不食也薦之者尊君之賜喪者不遺人以哀戚中不當行禮於人也卒哭可以遺人服輕哀殺故也 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 遺從並去聲君食友食食音嗣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剡削也此言哀痛淺深之殊 縣音玄期音基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

服其服而往疏曰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如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不著已之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也不弔與往哭二者貴賤皆同之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又曰此為父在為母為母為去聲既葬大功句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既葬大功者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也弔哭而退謂往弔他人之喪則弔哭既畢即退去不待與主人襲斂等事也與去聲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為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哭而退不聽事也此喪既葬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此後弔於人可以待主人襲斂等事但不親自執其

事耳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執事謂擯相也禮饋奠也輕服可以為人擯相擯相事輕故也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與去聲相去聲為去聲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古人以趨示敬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冑趨風之類是也言此弔者與主人昔嘗有相趨之敬故來弔喪以情輕故柩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者已嘗相會相識故待柩之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是有往來恩義故待窆畢而退嘗執贄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故待孝子反哭於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待虞祭附祭畢而后退也 封音窆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言弔喪者是為相助凡役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綍同鄉之人五十者始衰之年故隨主人反哭而四十者待土盈壙乃去　綍音弗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也　疑死恐其死為去聲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黨謂族人與親戚也　人食食音嗣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酪說文乳漿也　酪音洛下食音嗣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瘍音羊創平聲勝平聲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堩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皆著免而行於道路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也 從去聲免音問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 上上聲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疏衰齊衰也摯與贄同 辟音避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

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葬同三月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哀痛之極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　偯音倚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已小功以下本不合諱但以父之所諱已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已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又按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謂庶人此所言以父是士故從而

諱也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母為其親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為之諱妻為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辭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　從去聲為去聲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出就次所也詳見曾子問　冠去聲下節同三者三三去聲加冠冠如字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

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為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己身而言舊說父及己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取去聲凡弁絰其衰侈袂弁絰之服弔服也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絰其服有三等錫衰緦衰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聲之所

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為之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為之止樂 與去聲闢去聲辟婢亦切為去聲屏上聲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此明姑姊妹死而無夫無子者喪必有主婦人於本親降服以其成於外族也故本族不可主其喪里尹蓋閭胥里宰之屬也或以為妻黨主之而祔祭於其祖姑此非也故記者并著之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麻謂喪服之絰也紳大帶也吉凶異道居喪以絰代大帶也執玉不麻謂著衰絰者不得執玉行禮也采玄纁之衣也 疏曰按聘禮已國君薨至

於主國衰而出註云可以凶服將事蓋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聘享大事則必吉服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奠夕奠之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童子哭不偯不踴不杖不菲不廬偯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為父後者則杖　菲扶味切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踴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踴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踴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踴必離地者其情重也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　鄭氏曰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離去聲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

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由右相者非禮也此記失禮所自始相去聲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含也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于筓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疏曰大夫以上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伸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諸侯薨鄰國遣使來先弔次含次襚次賵次臨四者之禮一日畢行詳見上篇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

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喪大記云三問此云無算或恩義如師保之類乎或三問之君親往而無算者遣使乎士有疾君問之惟一次卑賤也比及也　比音畀為去聲使去聲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于兩楹閒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諠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也葆形如蓋以羽為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引

即綍互言之耳茅以茅為麾也 引去聲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土為之在兩楹間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也藻水草藻棁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難為上言僭上也 坫音店棁音拙屏上聲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能揜豆耳難為下言偪下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

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女嫁者為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踰封越疆也言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髽麻之類髽側瓜切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遠去聲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

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三患言為學之君子五恥言為政之君子也居位而無善言之可聞是不能講明政事一恥也有言無行是言行不相顧二恥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不能撫民使之逃散四恥也國有功役已與彼衆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已是不能作興率厲其下五恥也　行去聲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周禮校人六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駑馬其最下者下牲如常祭用太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降用特牲特豕者降用特豚之類以年凶故貶損也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祭見郊特牲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為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蜡音乍樂音洛惡去聲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張弦也弛弛落弦也孔子以弓喻民謂弓之為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弓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亦不能為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為孟

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祭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蓋夏正建巳之月郊用冬至禮之當然此言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為之蓋一時之事耳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昭公娶吳為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後遂以為常此記魯失禮之由 疏曰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若畿內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也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疏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

為君服斬衰為夫人齊衰此云猶內宗也則齊斬皆同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謂嫁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為妻是其正也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者其無服而嫁於諸臣從為夫之君者內外宗皆然若嫁於庶人則亦從其夫為國君服齊衰三月者亦內外宗皆然　又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註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註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　為去聲從去聲

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鄭氏曰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為去聲

孔子曰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管仲遇羣盜簡取二人而薦進之使為公家之臣且曰為其所與交遊者是邪僻之人故相誘為盜爾此二人本是堪可之人可任用也其後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為管仲服記者言仕於大夫而為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也蓋於禮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為大夫反服桓公之意蓋不忘管仲之舉賢也　上上聲辟音僻為去聲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起立也失言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之意諸臣之名或與君之諱同則稱字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內亂謂本國禍難也言卿

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寇患在外如鄰國來攻或夷狄侵擾則不可逃避當盡力捍禦死義可也　與去聲辟音避難去聲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其書必皆贊説大行人之職事令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曰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璧各厚半寸也剡上削殺其上也藉玉者以韋衣板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為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也　殺去聲行音杭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仕食禄當何君時

文公至哀公七君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

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内朝服既反命乃退

宗廟初成以牲血塗釁之尊神明之居也

爵弁士服也純衣玄衣纁裳也拭羊拭之使淨潔也宗人祝之其辭未聞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也亦升屋而割之衈者未封

羊割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耳主聽欲神聽之也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在門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為攝主反命于寢其時君在路寢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疏曰考之者謂盛饌以落之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豭豚牡豚也　豭音加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

純音緇刲音奎衈音二鄉去聲朝音潮

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作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為辭矣　疏曰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使從己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音界使者使臣使並去聲

比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

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遣妻必命由尊者故稱舅稱兄兄謂夫之兄也此但言夫致之之辭未聞舅與兄致之之辭也上文已有主人對辭下文因姑姊妹故重言對言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之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　共音供使者使去聲辟音避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作而辭起而辭謝也疏食麤疏之食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不敢以傷吾子者言麤疏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　少去聲食我疏食食音嗣飧音孫父音甫強

上聲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謂昏禮納徵也一束十卷也八尺為尋每五尋為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　鄭氏曰四十尺謂之匹猶匹偶之匹言古人每匹作兩箇卷子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立于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見之　見音現下同復扶又切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疏曰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婦人執其禮者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鬈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分髮為

鬌紒也此為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　鬈音拳著入聲去上聲少去聲處上聲鬌音垂紒音計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疏曰韠韍也會領縫也韠旁緣謂之紕下緣曰純紃絛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詳見玉藻　長廣並去聲會音膾紕音毗純音準紃音旬縫緣並去聲

禮記集說卷七